

【理论探讨】

《黄帝内经》疫病发病与防治理论概述^{*}

黄玉燕[△] 胡镜清[△] 卢红蓉 刘理想 李玉波 林明欣 彭 鑫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摘要: 疫病指的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早在《黄帝内经》中已有相关记载,其中关于疫病发病与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对我们有所启示。《黄帝内经》认为疫病发病与天、人、邪三方面因素有关,人的正气虚又逢气候、运气失常时则易感邪而发病。疫病的病因病机应根据临床表现分析,也可结合运气学说根据发病时间分析。疫病的防治应重视治未病,既要避邪有时又要扶正祛邪,制定防治方案时应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且三因制宜可多种防治手段并举。

关键词: 《黄帝内经》;素问遗篇;疫病;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 R2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0)04-0421-03

Overview of Theory About Pathogene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HUANG Yu-yan, HU Jing-qing[△], LU Hong-rong, LIU Li-xiang, LI Yu-bo, LIN Ming-xin, PENG Xin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for Chinese Medicin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Yibing (epidemic disease) is a kind of epidemic and infectious disease. There was the theory about pathogenes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Yibing i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which still enlightens us today. It concerns three aspects in pathogenesis of Yibing: heaven (climatic conditions), human (vital Qi) and pathogen.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Yibing can be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onset time an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I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Yibing, preventive treatment of disease is very important. We should not only avoid pathogenic factors according to some time regularities, but also strengthen vital Qi to eliminate pathogen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examining pathogenesis and Yunqi factors, and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variability of an individual, local conditions and time factors. Multipl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methods are recommended.

Key words: *Inner Canon of Huangdi*; Suwen Yipian; Yibing (epidemic disease); COVID-19

疫病指的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1-2],与西医的急性传染病概念较为接近。如《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所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3-5](以下简称《内经》)已有关于疫病的记载。《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论述各运气条件下所发病证时,出现了疠(厉)、温病的病名,属于疫病范畴。回顾《内经》中与疫病相关的防治思想,至今仍对我们有所启示。《素问遗篇》^[4]¹⁰⁴⁷⁻¹¹⁰²(含《刺法论》《本病论》)虽非《内经》原作^[6],但其秉承《内经》原书的一贯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在此一并进行论述。

1 疫病的概念与分类

《内经》用“疠”(厉)来表示疫病。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列举了一些运气条件下的疫病发生,提到了其流行性如“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

若”。有的疫病病死率高,“厉大至,民善暴死”。有的疫病为温热性质,有“身热头痛呕吐,肌腠疮疡”的症状。《素问遗篇》中“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的论述表明,疫病既有流行性又有传染性。疫病概念既有“疫”又有“疠”,二者的区别只在于其发病的运气条件,而防治方法是相同的,均从其五行属性上入手,即《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所言“于是疫之与疠,即是上下刚柔之名也,穷归一体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总其诸位失守,故只归五行而统之也。”

《素问遗篇》将疫病进行了五行分类,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疫/疠,未明确指出其五行属性,也可根据疫病发病时占主导的运气情况进行五行归类,如“风疫”即可归为木疫类。这五类疫病病性不同,症状也各有特点。如木疫风偏胜,症状有“疵废,风生,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火疫症状有“烦而躁渴,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等,甚至“血溢”;土疫湿偏重,症状以“脸肢府黄疸满闭”为特点,可致夭亡;金疫以燥主导,症状有“咽嗑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喉闭嗑干,烦躁而渴,喘息而有音也”等;水疫以寒为特点,文中没有阐述其症状,相关运气条件下有痹厥等病证发生。《素问遗篇》正是根据疫病的五行分类制定了系统的防治方案。

^{*}基金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自主选题项目(YZ-202001)-新冠肺炎的中医理论认知研究

作者简介:黄玉燕(1984-),女,江西临川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经典与学术流派研究。

[△]通讯作者:胡镜清(1965-),男,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中医药理论构筑与诊疗模式的临床方法研究, Tel: 010-64089008, E-mail: gcp306@126.com。

2 疫病的发病

疫病属于外感病,外邪与人体正气的消长关系在外感病发病中是关键。《灵枢·百病始生》指出:“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提示外感病的发病有外邪侵袭人体和人体自身正虚两方面因素。风、寒、暑、湿、燥、火六气失常而为六淫,成为外邪而能伤人。人的正气则随先天禀赋、体质与脏腑气血状态而不同,且有时间、地域之别,还常受精神情志影响,正气强盛则不易患病,正气虚则易患病。正气虚不等于身体虚弱,准确来说应该是正气的某一方面亏虚或偏颇过盛,当病邪性质和正气偏颇相切合时易发病。

《素问遗篇》则从天、人、邪三方面论述疫病发病,把《内经》所论之邪气拆分成与气候、运气相关的发病条件(天)与具有传染性的病因(邪),而对于正气(人)则强调五脏与神。五脏虚则人虚,“气交失守”而天虚,在饮食起居失节、情志过激、劳伤等进一步伤及五脏的情况下,则为“三虚”,使得神失守位,而具有传染性的“邪鬼”干犯可令人猝死。在防治方面,人之正气是防病的基础当始终顾护,即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具有传染性的“毒气”“邪鬼”是病因,感邪途径为“天牝”(鼻),预防需避之,治疗当祛邪;天之“气交失守”,也即气候、运气的失常可引发疫病,并决定病性病势,可据此选择相应防治方法。^[7-8]

3 疫病的病因病机

3.1 从运气推测疫病发病时间

《内经》“虚邪贼风,避之有时”,不仅强调“避”同时强调“时”,书中对与疫病有关的“时”也进行了阐述。《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列举了太阳司天之年的初之气、阳明司天之年的二之气、太阴司天之年的二之气、厥阴司天之年的终之气有疫病发生。如2019年为己亥年是厥阴司天之年,终之气从2019年11月22日开始至2020年1月19日。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发病时间基本在此时间段内。

《素问遗篇》在“运气七篇”的基础上提出对运气格局的新见解,补充论述了六气之司天在泉不迁正与不退位、间气升降不前、年干干刚柔失守3种“气交失守”的运气失常,并基于此对疫病发病、防治进行系统论述,其中刚柔失守则有“三年化疫”的情况发生。“三年化疫”的理论提示我们,在气候严重异常后的第三年或第四年可能有严重疫情发生,且提示病性与气候异常之年的岁运有关,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顾植山^[9]指出,2003年发生的SARS即是“三年化疫”的验证。认为2000年(庚辰年)体现了“乙庚失守”的运气特点,《素问遗篇·本病论篇》中有“此乙庚失守,其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的记载,而SARS正是在

2003年(癸未年)发生的金疫。

3.2 从发病时间的运气情况可推测疫病病因病机

《内经》对运气与疫病发病的阐述,对后世认识疫病病因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内经》之后到明代以前,医家认为疫病在病因方面具备外感病的共性,即六淫为其病因;同时又有其特点,是由反季节的气候所引起,即病因为“非时之气”,以此要与仅由“四时正气”引起的普通外感病区分开。依据《内经》来阐发运气失常对疫病发病的影响,是这种疫病病因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10]。尽管明末吴又可《温疫论》提出具有传染性、与气候无关的“戾气”才是疫病的病因,但因为辨证求因、审因论治是中医针对病因治疗疾病的关键,此后医家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淫病因之中,以便能够融入中医学原有的诊治体系,便于指导治疗^[11]。实际上也是以“戾气”为病因、以六淫定病机。

根据《内经》及《素问遗篇》记载的引发疫病发生的运气失常进行分析,活用运气学说有可能预见疫病的发病时间^[12],以便做好预防。另一方面,从发病时间又能经由该时间段的运气情况分析邪气的六淫属性,以预知病机规律,确立辨治思路^[13-14]。

3.3 根据临床表现分析疫病病因病机

中医分析病因病机不只是从发病时间来考虑,更重要的是根据临床表现来反推。如果二者冲突,则以临床症状归纳总结结果为准。《内经》“病机十九条”提示,如何抓住症状特点归纳六淫病因病位所属脏腑等。如《素问遗篇·本病论篇》中土疫有“满”的症状,就与“病机十九条”中“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相符合。

4 《内经》防治思想指导疫病防治

4.1 治未病

《内经》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当时的“病”特指那些危重的疾病,而“未病”则是指疾病不危重的状态。后世医家发挥《内经》理论,将“治未病”概括为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愈后防复4个范畴^[15-16],并据此分阶段防治疫病。对于未发病人,注重养生,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理。在临床观察期,重视先兆症状的观察和早期诊治,抓住先机及时治疗,是避免疾病逐步深入而使病情加重和复杂的关键。疫病已发病可研判疾病的传变趋势,预先进行“截断扭转”的治疗;并先安未受邪之地,扶助可能受病脏腑的正气以防传变;还应注意审慎用药以防误治导致变证^[17]。愈后调摄防其复发,在疫病防控管理中也有意义。

4.2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内经》和《素问遗篇》各有一段重要的论述,可以作为疫病防治的总纲。《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提出“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

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既强调避邪气又强调调神以守正气。《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提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对疫病的预防提出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和“避其毒气”的原则,重视强壮人的正气和避开具有传染性的邪气。《内经》论述了一些运气格局下的气候变化及可能发生疫病的情况,也就是说气候、运气失常可形成对于疫病来说的“虚邪贼风”,可据此而防治。而《素问遗篇·刺法论篇》提出“避其毒气”的原则,更强调避开具有传染性的邪气,并示例在将进入疫室而可能接触疫邪时,必须采取强身辟疫的方法预防传染。因此,在当下新冠肺炎的预防中,既要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扶持正气的思想,又不能忽视“避其毒气”,应规范执行疫情防控措施,日常生活中做好戴口罩、洗手等防护。

4.3 扶正以祛邪

“扶正祛邪”是《内经》中重要的治疗思想,《内经》在防治包括疫病在内的所有疾病时都主张要扶正祛邪兼顾,扶助正气以提高防御邪气的能力而祛除病邪。《素问遗篇》指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强调了正气在防疫中的重要性,因此扶助正气是防治疫病的重要原则。如何扶助正气?《内经》坚持形神共治(心身共治)^[18],《素问遗篇》也由此强调全神养真与顾护脏气,抓住调神和顾护脏气两个关键,有助于预防新冠肺炎。关于调神,《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更是用整篇论述如何顺应四时气候变化来调摄精神活动,以达到养生作用。调神也是“治未病”的核心^[19]。《素问遗篇》认为,神失守位可致包括疫邪在内的各种邪气干犯且预后不良,在具体的疫病防治方案中也重视调神,如设有全神刺法来预防疫病。针对各脏调护要求“心欲实,令少思”“肝欲平,即勿怒”“勿大悲伤也,悲伤即肺动”等。又如进入疫室前以脱胎于道家思想的“气出于脑”^[20]方法,即存想五气护身来防疫。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很快就有倡导对患者、医务人员和民众适当进行心理疏导,是与《内经》调神思想相契合的。面对疫情应正确认识,避免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未病时做好应有的防护,已病时积极配合医生,从容应对,“心安而不惧”。关于顾护脏气,《素问遗篇》中对防治疫病时顾护脏气的方法进行了示例,采用了针刺补法,还可结合精神、饮食、起居调护乃至气功导引等多种方法。如为顾护脾气针刺补脾俞,同时要求精神情志“勿大醉歌乐”,静神休养;饮食方面要求“又勿饱食,勿食生物……食无太酸,无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起居方面要求“无久坐”。面对疫情,紧张情绪容易伤脾胃,在长期治疗过程中也可能有药物寒凉伤脾胃的情况,以

上调护方法可供参考。

4.4 审察病机,无失气宜

《内经》中强调病机在疾病诊疗中的核心地位^[21],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素问·至真要大论篇》),并提出了针对病机的大量治法,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病机可以由运气学说中的“气宜”所推断,也可以从临床表现来归纳。基于《内经》对外感病六淫病因的认识,以及运气影响疫病发病的理论,在“审察病机,无失气宜”的理论指导下,可将疫病病因的分析落实于“六淫”性质的分析和判断,指导防治疫病的遣方用药。

《素问遗篇》为根据“气宜”来审察病机论治疫病做了详细的示范,其根据“气交失守”的类型、程度、五行属性,推断疫病发病的时间、程度、病性,从而根据五行生克理论,以针刺的手段补虚泻实,对疫病进行防治。如地支为巳亥之年,倘若少阴君火之气被郁有火疫产生,治疗时“君火相火同刺包络之荣”,可针刺心包经(心属火)的荣穴(属火)劳宫穴,来“折其郁”。

4.5 三因制宜

《内经》强调人与生存环境的协调统一,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18]。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卫生管理部门发布了系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要求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加强中西医结合,多个省市自治区在其基础上,结合区域和人群特点发布了本地区的地方防治方案^[22]。各方案的制定过程中,也考虑到当地的气候因素对发病的影响。

5 多种疫病防治手段并举

《内经》注重多种手段的综合调护,如起居调护提倡作息规律,劳逸适度;饮食调护主张愈后“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内经》所记载的治疗方法也极为丰富,有药物、针灸、精神心理、饮食、导引、按摩、浸浴等^[18],这使得中医在防治疫病时可以发挥更多作用,一些简便的中医防治疫病的手段还可以在社区、家庭应用。《素问遗篇》即综合采用针药、外治、气功导引及精神调节、饮食调护、起居调护等多种方法防治疫病^[23]。如《素问遗篇·刺法论篇》中,在将进入疫室而可能接触疫邪时,采取五气护体法、服用小金丹、吐法、浴后发汗法等强身辟疫的方法进行预防,而能“不相移易”。在根据运气推算疫情即将到来之前,提前采用针刺补法与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措施以顾护脏气来预防。《素问遗篇》对疫病的治疗还提出了详细的针刺方案,是针对运气的变化,以针刺的手段补其不足、泻其郁气。对于“气交失守”最严重的刚柔失守则是补泻兼施,从疫病的五行属性入手,“太过取之,不及资之”。一方面采用针刺补法与精神、饮食调护等结合,顾护疫之五行所克之脏,先安未受邪之地;另一

(下转第429页)

运行规律的。

通过对五行历法的研究,找到了中医基础五行、阴阳的来处。中华文明的久远,在中医中得到体现,中医所用的文字、词语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越是基础的词句如历法约定的时间节点、周期,使用者默认无需解释而人人理所当然,在当时的时空确实如此。然而斗转星移,时空变换,到了后世再去解读久远之前的基本词句,会自动“代入”后人所处时空对这些词汇的理解,歧义和模糊由此累积,以至于今天读中医经典会出现不知其然更不知所以然的情况。

《太初历》采用朔策八十一分法,由八十一分法制定出的《太初历》的精度并不高,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45年)就废止了。这也许是后人在注释八十一分法时,忽略《太初历》只强调尧舜时代同律度量衡,以九九黄钟音来强调其正统和正确性的原因。在《内经》中,解读“人以九九制会”,在明确人与天相制会,天的表现形式是历法,同时可以得知《内经》这一章的这一个段落的出现不会早于西汉。

通过对《素问·六节藏象论篇》六六、九九的辨析可以看出,梳理《素问》中的历法知识的重要性。历法具有指导人们生活却日用而不自知的特点,而且历法又在持续的变化中。如今天的元旦已经不是西历1912年之前的元旦,今天的春节才是那时的元

旦。《内经》成书具有不同年代文献汇集的特点,在历法的使用上具有不同时期、不同历法的现象。尤其在《素问》的七篇大论中,由于对历法背景的不清楚造成的迷惑更多,故此梳理《素问》中的不同历法是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严斯信.尚书尧典今绎[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49.
- [2] 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 [3] 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J].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1(4):305-319.
- [4] 李维宝.彝族十月历新证[J].云南天文台台刊,1996(1):7.
- [5] 李炳泽.苗族十月历初探[J].贵州文史丛刊,1990(2):48-49.
- [6] 李维宝.哈尼族三大节日溯源[J].天文研究与技术(国家天文台台刊),2006(3):85-90.
- [7] 刘道军.太阳神树、太阳崇拜与太阳历法[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102-107.
- [8] 耿少将.羌族历法初探[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27(3):1-5.
- [9] 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8:956.
- [10] 黄元御.黄元御医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266.
- [11] 王玉川.“九九制会”与“黄钟”及其他[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1985,8(3):21-26.
- [12] 斯琴毕力格.太初历再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04.

收稿日期:2019-10-21

(上接第423页)

方面,针刺泻疫之五行对应本经五行之本穴(但火疫只补肺未泻心)^[8 24-25]。以上针刺防治方案,可能对新冠肺炎防治的治则治法有所启发,也启示我们在防治中可适当引入针灸方案。

参考文献:

- [1] 江泳.中医疫病概念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0):1060-1062.
- [2] 彭鑫.中医学“疫病”概念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6):609-611.
- [3] 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上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4.
- [4] 山东中医学院,河北医学院.黄帝内经素问校释(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815.
- [5] 河北医学院.灵枢经校释[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646.
- [6] 王玉川,梁峻.《素问遗篇》成书年代考辨[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3,16(2):10-13.
- [7] 顾植山.“三虚”致疫——中医学对疫病病因的认识[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15(5):350-351.
- [8] 黄玉燕.《素问遗篇》疫病发病理论的探讨[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3,36(1):14-17.
- [9] 顾植山.“三年化疫”说非典[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12):1.
- [10] 黄玉燕.以“非时之气”推断疫病发病的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1):1192-1193.
- [11] 邢玉瑞.杂气学说的沉浮及其思考[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19(3):1-8.

- [12] 鞠煜洁.内经温疫理论及清代防治温疫方药规律研究[D].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2008:4-9.
- [13] 杨威,王国为,冯茗渲,等.五运六气疫病预测思路与方法探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8,24(1):21-23.
- [14] 林明欣,杨威,张萌,等.运气学说应对疫病的历史经验及现实思考[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8,33(12):5493-5496.
- [15] 李经纬,余瀛鳌,蔡景峰.中医名词术语精华辞典[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668.
- [16] 申俊龙,马洪瑶,徐浩,等.中医“治未病”研究述略与展望[J].时珍国医国药,2014,25(6):1468-1470.
- [17] 靳琦,王琦.中医“治未病”说略[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30(11):725.
- [18] 翟双庆.内经讲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319.
- [19] 陈曦.论“治未病”的核心观念[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24(6):701-703.
- [20] 杨丽娟,于智敏.“气出于脑,即不邪干”含义研究[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3):237-239.
- [21] 黄玉燕,汤尔群,胡镜清.病机辨理论源流考[J].中医杂志,2019,60(4):271-276.
- [22] 郑文科,张俊华,杨丰文,等.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各地诊疗方案综合分析[J/OL].中医杂志,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06.1113.002.html.
- [23] 苏颖.《黄帝内经素问》两遗篇之疫病观对防治温疫的重要启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21-23.
- [24] 黄龙祥.论《素问》遗篇“刺法论”的针法学术价值[J].针灸临床杂志,1996,12(4):1-3.
- [25] 李磊.《素问遗篇》中的运气针法[J].国医论坛,2013,28(3):56-58.

收稿日期:2019-10-12